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青少年版

他母亲的肖像

(瑞典) 拉格洛夫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ta mu qin de xiao xiang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青少年版

他母亲的肖像

(瑞典) 拉格洛夫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母亲的肖像 /（瑞典）拉格洛夫著；王曼译.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1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青少年版）
ISBN 978-7-5399-6008-1

I. ①他… II. ①拉… ②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瑞典—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6549 号

书 名	他母亲的肖像
著 者	（瑞典）拉格洛夫
译 者	王 曼
责 任 编 辑	孙金荣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1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008-1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神枪手雷欧的故事	001
圣诞来客	007
他母亲的肖像	018
婚礼进行曲	025
圣诞玫瑰的传说	031
“老不死”的教皇	050
来自沼泽乡的女孩	064
艾格泰老妇人	124
女王的金匣子	131
耶稣基督与圣彼得	141
埃及之行	151
神殿上	158
昆格哈拉的森林女王	173
在宏伟的昆格哈拉古城遗址	173
森林女王	176

神枪手雷欧的故事

在黑博格教区的福格卡尔镇，有个名叫雷欧的神枪手，全镇无一人能与他相较量。当奥洛夫国王革除旧制，大举推行宗教改革之时，他接受了新教的洗礼，从此，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信徒。他生来是个自由民，却一贫如洗；外表英俊潇洒，却并不高挺挺拔；身强体壮，却又温柔谦和。只消他一个眼神，一声叫唤，再烈性的马也能顷刻驯服，再高的鸟也会即刻降落。他常常出没于丛林间，与大自然为伴。看草长莺飞，花开花落；观群兔嬉闹，鱼跃龙门；品四季更迭，风云变幻——此即为他人生之三件大事。他情系自然万物，与之同喜同悲。若问人世冷暖，他却不觉不知。

一天，他正游走在密林深处，不巧正面碰上一只野熊。只见一箭飞出，野熊应声倒地，箭矢正中心脏，他便不费吹灰之力，将猎物手到擒来。时值夏季，正是野熊换毛期。他把稀稀拉拉的熊毛捋成一束，然后娴熟地拨开熊皮，披在肩上，继续前行。

没走多远，一缕清甜的蜜香扑鼻而来。只见满地开满了小花，纤细的茎梗托起一片片晶莹闪亮、纹路均匀的浅



绿小叶，把星星点点的小白花衬托得更加圣洁。小白花的花瓣微小无比，但却完整无缺。花丝吐蕊，精神抖擞。沾满花药的雄蕊头，更是顽皮，与风儿嬉耍，被逗得咯咯直颤。眼前的这片花地，让雷欧惊异万分。他没有想到，幽暗纵深的密林里，竟会开出星点般繁盛的小花。它们是那么地不起眼，却独自绽放出灿烂的光彩，仿佛讯息的使者，不断传递着大自然的奥妙传奇。蜜香就是它们通讯的信号，把它们家族兴亡的故事诉说，为远在天边的林木所知晓，为高至云端的彩霞所听闻。花香里夹杂着绵绵哀愁。酒杯里，美酒已斟满；餐桌上，盛宴已铺开。可是，它们翘首以盼的客人却没有如期而至。美丽翩翩的蝴蝶没有光顾。它们只能等在那无边无际的幽深之地，眼睁睁地看着希望慢慢枯萎凋零，饱受思念之苦、绝望之痛。在小白花密集繁盛之处，雷欧仿佛听见了它们唱起的单调曲目。“快来吧，亲爱的朋友！今天就来吧，明天我们就要死去，死在周围干枯的败叶上。”

神枪手雷欧有幸亲眼目睹了宾至客来，繁花欢宴的盛况。正当他为小白花的孤寂而感怀时，突然听见背后传来簌簌的轻拍声，仿佛一阵清风拂过。原来，一只挥着银翅的蝴蝶飞掠过来，在一片浩瀚星花中盘旋。它翻腾着翅膀，时左时右，时高时低，仿佛迷路的旅行者，正焦急地打探着方向。它并不是惟一的采蜜客，一只接一只蝴蝶还跟在后面，数量很庞大。它们在黑暗中慌乱地四处翻飞。飞在最前面的，应该就是首领了。循着花香的方向，首领终于找到了花源。随后，整个采蜜队伍就如暴风骤雨一般倾泻而下，径直钻进期盼已久的鲜花中，开始尽情

享用主人备下的美酒盛宴。银白的羽翼犹如漫天飞雪从天而降，融化在花朵里。此时此刻，每一簇花团全都沉浸在美味佳肴、杯盏交错的欢愉中。整个丛林弥漫在无声的欢悦中。

雷欧继续前行。奇怪的是，无论他走到何处，身后似乎都跟着一缕馥郁的清香。凭直觉，他觉得丛林幽深的某处隐藏着什么，正渴盼着来宾，这份渴盼比那些小白花更甚。他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为花香痴迷的蝴蝶，不由自主地被那个神秘之物所吸引。他满怀幸福地奔赴而去，仿佛一个巨大的惊喜就在前面等候着他自己。他唯一担忧的是，自己找不到前面的路，会辜负了对方。

说来也巧，脚下竟延伸出一条狭长的小径。一条白蛇懒懒地横在小径上。雷欧弯下腰，意欲将这条吉祥之物捡起，不料它却从手指缝中溜走了。但它并没有惊慌逃窜，而是一动不动地圈成一团，躺在小径上。雷欧又去抓，它却如滑冰般嗖地一下，从他的手指间滑出去了。雷欧的占有欲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他迫不及待想要抓住这个聪明的家伙，便跟在白蛇后面，一路上多番尝试，却怎么也抓不住。就这样，白蛇引诱他慢慢离开了小径，陷进错综复杂、无路可循的丛林里。

这里松木森森，见不到一株绿草的踪迹。脚下的枯苔和落叶突然消失不见了，坚如磐石的越橘树也在顷刻间没了踪影，绒毛般柔软的草皮却垫在脚下，鲜花成团簇拥在鲜绿的地毯上，闪烁着柔和的曦光。拨开茂密的绿叶，只见一片含苞待放的金银花泛着红晕，在枝头摇曳。苍劲挺拔的松木展开粗壮的臂膀，茂密的松叶为鲜花搭起



一片浓荫，但却挡不住日光的照射。草地面积不大，由于光线不足，里面闷热难耐。

就在这片弹丸的草地中央，赫然矗立着一道悬崖峭壁。顶着炎炎烈日，峭壁显得更加巍然。覆在崖壁上的绿苔也在阳光的照射下，历历可见。在断崖的缺口处，冬霜终于撒了手。褐蕨瞅准时机，探出红褐色的根须，牢牢锁住底层的土壤，给自己辟出方寸大小的地盘来。一团青苔顺势而上，攀附在褐蕨针状的、嵌满孢子囊的茎叶上，与之和谐共生。

峭壁倒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转眼间，雷欧就发现，眼前的峭壁正是巨人屋的一面高墙。在绿苔和褐蕨下方，有一扇大门，倚着峭壁凿就，大门被紧紧地链接在崖壁上。

白蛇一定钻进草地里藏起来了，趁雷欧没留神，又爬进了巨人屋。照当前的情形来看，他今天是没法逮着这条白蛇了。此刻，那股清香的馥郁重又扑鼻而来。同时，他还注意到峭壁脚下裹挟着一团燥热气焰。这里出奇地安静，见不到一只飞鸟的影子，也没有一丝微风，仿佛万物都屏住了呼吸，正全神贯注地聆听着什么，期待着什么。空气中充斥着一股难以言状的紧张。他感觉自己此刻好像身处某个封闭的空间内，里面分明还另有他人，却无一人现身。他们把所有的目光都汇集到自己身上，仿佛自己就是那个万众期盼的贵客。现在，他毫不惊慌，反倒兴奋起来，有些难以自拔，浑身也激动地颤抖，仿佛马上就要见证一个美妙绝伦的奇迹。

就在这时，那条白蛇又出现了。它没有藏匿，只是盘

绕在冬霜罢手的断崖缺口处。它正下方的草地上，竟然躺着一位睡美人。睡美人身上披着一件薄如蝉翼的轻纱。从这身打扮来看，她一定是从精灵的舞会回来，因为通宵达旦地跳了一整夜，就索性一头扑倒在草地上，酣睡过去。郁郁葱葱的绿草地上，花团锦簇，随风飘舞，激起层层波浪。雷欧只能隐约瞥见她的倩影。他没有迈步向前，细探究竟。为了防止她惊醒后溜进大山里，雷欧摸出随身携带的小刀，掷在睡美人和峭壁的空隙间。

雷欧伫立在原地，陷入了沉思。他确定自己想要得到睡美人，却又不知该如何去接近。

雷欧，一个深谙自然之语甚至胜过人类语言的神枪手，在静谧中听到了庄严肃穆的山林之音。“你看，”它们在他耳边低语，“你那么热爱大自然，我们要赐予你自然之女。比起人类之女，她会更讨你欢心。雷欧，如此贵重的礼物，你敢接受吗？”

雷欧在心中默默感念伟大慈爱的自然。为了回报自然的恩典，他决定要好好款待自然之女，娶她为妻，疼爱她、保护她。现在她既然已经许配给了自己，那她就是一个基督信徒了。按照教规以及人情伦理，赤身露体显然有失体面。雷欧卸下肩上揉成一团的熊皮，展开后，披在睡美人身上。

当雷欧为睡美人披上熊皮时，从背后传来一阵如雷般的笑声，震动了整个大地。那不是愚弄的笑声，倒更像是有人突然从惊恐中解放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而失声狂笑。周围可怕的沉寂和压抑的燥热此刻也全部消散。一阵清风拂来，掠过绿草地，松枝欢悦地哼起了小曲。雷



欧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整个丛林刚才凝神屏息、拭目以待的就是人类之子会如何对待自然之女。

白蛇此刻又爬进苍翠的草地。睡美人仿佛中了魔法一般，始终安静地酣睡着。雷欧卷起粗糙的熊皮，裹住睡美人的全身，只露出一个头来。虽然她是巨山之女，却生得纤柔精致。强壮的猎人抱着她，穿梭在密林间。

过了一会儿，雷欧感觉有人掀起了自己的宽帽檐，抬头一看，原来巨山之女苏醒了。她安静地坐在雷欧的胳膊上。然而出于好奇心，她很想知道载着自己的是何人，便小心翼翼地掀开了帽檐，端详下面的那张脸。雷欧默然应允了，抱着她，加快步伐，继续前行。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

小小睡美人一定也注意到了雷欧头顶上的炎炎烈日。自她掀开雷欧的帽子后，就一直拿在手里当太阳伞把玩。但她并没有把帽子戴回到雷欧的头上，因为她还没有看够那张面孔呢。雷欧也毫不在意，任由她摆布。就这样，他默默地把巨山之女带回了与母亲同住的茅舍里，心中洋溢着幸福的喜悦。

就在他跨入门槛时，那条白蛇又现身了。这条给他带来好运的吉祥之物正懒懒地躺在门槛边。

圣诞来客

在伊科比众多靠救济而生的老人中，有一个名叫鲁斯特的小老头。他深谙音律和笛子，出身低微，无亲无故，过着贫困潦倒、无家可归的生活。所幸还有人与他同病相怜，他们便聚在一处，互相做伴，但难免会有聚散离合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他就落了单，一个人冷冷清清，着实可怜。

他常年漂泊不定，走到哪儿就是哪儿，不是缺衣，就是少食。他流浪时，身上携带的小条纹方巾包裹里，装着他所有的财产。他的外套总是从上到下一直扣到下巴，叫旁人难以看到他里面穿着的衬衫和背心。他最宝贵的财产，一个拆散的笛子、一个扁平的白兰地酒瓶和一支笔，就贴身放在背心的口袋里。

他曾经以抄写乐谱为业。若是在从前，他根本不愁找不到工作。可是时过境迁，音乐在韦姆兰省渐渐遭到冷落，每况愈下。吉他躺在丝滑的绶带里发了霉，上面的螺丝也已磨损脱落；喇叭被束之高阁，上面的流苏也已褪色殆尽；存放小提琴的长铁盒也积满了厚厚的灰尘。鲁斯特小老头摆弄他家伙的次数越来越少，喝白兰地的次数



却越来越多，最后终于堕落成了一个十足的酒鬼。一个伟大的音乐天才就这样沦落了！

在民宅区，人们依然像对待老朋友一般，对他以礼相待。但其实，对于他的到访，大家并不乐意。他离开的那一刻，大家恨不得拍手称快。因为他总是一身酒气地踉跄而来，浑身还沾满泥腥味。等到几瓶白兰地下肚，他就开始犯起迷糊，讲起一些伤风败俗的故事，把接待他的主人折磨得哭笑不得、痛苦不堪。

在一个圣诞节里，他去了洛夫达拉小镇，拜访当地有名的小提琴手里尔杰克罗纳。里尔杰克罗纳曾经也是伊科比镇上靠救济而生的一员。但是，自从陆军少校夫人去世后，他又回到了自己那片安静的农场，一直没有回去。在临近圣诞的前几天，当各家各户都在为圣诞筹备的时候，鲁斯特找到了他，并请求他给自己安排点活儿。曾经的老同伴也很爽快，给他安排了一点抄写的活计，倒也让他忙碌了一阵。

“你得马上请他离开。”妻子有些不悦了，在一旁提醒丈夫说，“照眼下的情形看，他要完成所有的活儿还需要好几天，到时候，就只能留他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了。”

“过不过圣诞节，他总得有个去处。”里尔杰克罗纳淡然地回应说。

此外，他还拿出好酒好菜，盛情招待鲁斯特，陪他闲坐，和他一起回忆两人在伊科比的时光。但好景不长，和其他人一样，里尔杰克罗纳也被他搅腻烦了。不过，他并没有让这种情绪表露出来。往日的交情和他好客的本性让他隐忍了。

经过三个星期的张罗，里尔杰克罗纳一家现在终于准备好了一切。他们一家上上下下，忙里忙外，挑灯夜战，在外屋腌肉酿酒，眼睛熬红了，手指冻僵了。看来，鲁斯特这个圣诞节必须留在里尔杰克罗纳家里过了。女主人和仆人虽然不乐意，也只能认了。

圣诞夜如期而至，家家户户沉醉在甜蜜温馨的喜悦中。圣诞让舌头们丢下顾忌，笑话、俏皮话顺嘴一溜即出，小调小曲也即兴哼上，欢闹嬉戏声不绝于耳，到处洋溢着轻松活泼的气氛。每个人的脚骨都在蠢蠢欲动，恨不能立即旋舞一番。昏暗的角落里，亲切的问候在传递，欢快的旋律在哼唱。虽然看不见彼此的脸，只有和谐的乐音在流淌，但此时此刻，每个人都是那么亲切，那么和善！

如今，鲁斯特的来访让洛夫达拉小镇上的这一家上上下下全都忧心忡忡：他们一家人美妙的圣诞夜要泡汤了。上到女主人，下到老用人，甚至包括大一点的孩子都作此感想。鲁斯特让她们感到窒息和恶心。同时，她们还因为他，揪着一颗心，搞得寝食难安。如果一家之主与他共叙旧情时，受到他的鼓惑，做出冲动的决定，那么，家里就会再次失去一个顶梁柱了。曾经他就常常夜不归宿，很少回家。

农场主里尔杰克罗纳是如何得到家人的敬重，三言两语已说不清道不明了。跟随他多年才培养出的真挚感情是一个旁人所无从体会的。他怎么能一走了之！他是一家之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圣诞之夜尤其需要他！在圣诞之夜，他不会悠闲地躺在某张沙发上或摇椅上，而是



端坐在炉火一角的高脚木凳上，讲起他曾经周游四海时的传奇冒险之旅。那时的他，时而为大家演奏一曲，时而给大家说上一段趣闻轶事。众人围坐在他的身边，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他丰富生动的演绎让生命绽放出自信的美。

他，就像令人愉悦的圣诞节，又像春天里温暖的阳光，带给众人无限的信心。可是，鲁斯特小老头的到来却把圣诞的安宁与幸福销毁殆尽。假如他此行意在诱惑她们爱戴的一家之主，那她们辛苦筹备的一切就都付诸东流了。若是让一个酒鬼围在圣诞桌前，不就是要他活生生地破坏一家人欢度佳节的气氛吗？天理不容啊！

圣诞夜临近的那个上午，鲁斯特终于完成了全部任务，便向主人说起辞行之类的话来。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当然想留下。

家人的情绪显然感染了里尔杰克罗纳。只见他不温不热，冷面客套地挽留鲁斯特留下来过完圣诞节再走。

鲁斯特看出几分端倪，有些不悦，骄傲地回绝了。他捋了捋胡须，理了理头上蓬起的黑发。里尔杰克罗纳是什么意思？他以为自己就没有别的去处了吗？啊，只要想象一下附近教区的炼铁厂就足够了。那里的人们一定列队恭迎着自己；客房已经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为他接风洗尘的美酒已经斟满酒杯。他得抓紧时间，现在唯一叫他拿不定主意的是，究竟要先去谁家。

“那好吧。”里尔杰克罗纳冷冷地说，“既然你坚持要走，我就不留你了。”

吃完晚饭，鲁斯特披上主人借给他的外套和大衣，乘

着马匹和雪橇出发了。主人特地安排了马厩的伙计送他一程，只要他能赶在大雪降临之前回到洛夫达拉就行。

谁也不相信鲁斯特的那一套说辞——有人盼着他去，更不相信附近的教区有人家愿意接待他。但是，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他赶紧离开就万事大吉。难怪主人一家会这么热心地替他安排。“是他自己执意要走的。”送走了鲁斯特，一家人自我安慰说，同时又恢复了对圣诞节的美好憧憬。

客人走后，大约五点钟，里尔杰克罗纳一家人便齐聚一堂，在用餐室愉快地品茶，并围着圣诞树跳起舞来，只有一个人除外。里尔杰克罗纳没有像往常的圣诞节一样，坐在高脚木凳上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茶杯里的茶丝毫未动。他也没有加入众人的欢舞中，而是一言不发，无精打采，甚至有些心神不宁。他已经把波尔卡舞的跳法忘得一干二净了，弹奏的曲调也显得杂乱无章。大家只得撇下他，自弹自跳，自娱自乐。

妻子看到丈夫愁闷的模样，越来越感到急促不安起来。孩子们也没了心情。一屋子都是压抑的气息。这个圣诞节过得简直太可悲了！

稀粥馊了，烛油飞溅，木材烧不着，大雪漫天飘下，狂风呼呼咆哮，一阵阵凉意沁到屋内。负责遣送的伙计还没回来。厨子放声大哭起来，女佣们则谩骂成一团。

里尔杰克罗纳终于回过神，记起自己还没把留给麻雀啄食的谷束晾晒。他开始气急败坏地埋怨起身边的女人：是她们让自己抛弃了旧俗礼节，成为追求时髦的怪胎，变得麻木不仁。大家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悔恨折磨



着他。他竟然眼睁睁地看着鲁斯特小老头在圣诞夜从自家大门跨出，这叫他如何能释怀！

过了一会儿，他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开始疯狂地拉起小提琴来。自从他结束四处游荡的日子归隐农场后，就很少像今天这样疯狂地演奏过他的小提琴了。琴声里充满了愤恨、怀恋和厌恶，仿佛在向所有眷恋家庭的人控诉：你们企图捆住我的手脚，让我告诉你们，请准备好重铸你们的镣铐吧。你们企图拖我下水，让我告诉你们，请放弃你们的阴谋吧！我有博大的胸襟，宏伟的志向。芸芸众生，你们这些为家庭所奴役的家伙，放马过来吧，有本事就让我成为你们的奴隶！

妻子听到他的琴音，不禁感慨道：“上帝若不在今夜施展神迹，明天他就会离开这个家。我们对客人的冷漠刻薄，本意是想留住他，如今反而要逼走他。”

话说鲁斯特离开了里尔杰克罗纳家，此刻正迎着暴风雪艰难地行路。他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是否有适合他的活计，却遭到一一拒绝。他们甚至没有邀请他走下雪橇，到屋里小坐片刻。有的人家聚集了满屋的客人，有的人家则举家出门欢度圣诞。他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回绝了他：“到隔壁问问。”

若是平日里，鲁斯特来也就罢了，可是今天是圣诞夜，大家不欢迎他。因为他一来，家里欢愉的过节气氛就会被破坏。毕竟一年内，只有一个圣诞节。当夏去秋来的时候，孩子们就已经开始期盼圣诞了。大人们不愿意让孩子们和他坐在同一桌吃饭。也许以前，人们乐意与他来往，可那也是他堕落成酒鬼以前的事了。而且，他要

是真的来了，人们要怎样安置他呢？让他和仆人一起睡，太寒碜；安排他到客房，又太优待了他。

鲁斯特小老头只好顶着漫天的风雪继续挨家挨户地打探。他的胡须已经湿透，有气无力地耷拉在嘴唇上方，双眼布满了血丝，视线早已模糊，但是他的头脑却异常清醒。白兰地的后劲已经过去。他开始纳闷：怎么会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纳自己呢，怎么会这样？

他突然想通了。人们讨厌的是自己的破败和邋遢。“我要完蛋了。”他伤心地想，“不会再有人请我抄写曲谱了，也不会再有人请我吹笛子了。这个世界根本不需要我，没有人会同情我。”

风暴呼啸着从身边飞驰而过，还一边挑逗地追逐着飞雪，时而将它们四处吹散，时而又把它们卷作一团，一会儿温柔地握起它们的手，挽着它们漫舞在苍茫的大地上，一会儿又狠狠地掀起一片雪花，抛到云霄，眼看就要升空，可这时又盯上另一片雪花一阵死追猛赶，直到它跌落尘埃，粉身碎骨。“生命也不过是这片片飞舞的雪花。”鲁斯特感慨万千，“在别人兴致高昂时，它是座上宾，可以尽情地轻歌曼舞，旋转飞驰；在别人恼怒悲伤时，却只会备受冷落，葬身尘土。”雪花终归会化为尘土，他不由得触景生情，想到自己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

他再也不在乎自己现在身处何方了，在他心里，自己就是游荡在死亡线上的行尸走肉。

这个平安夜，鲁斯特小老头没有向上帝倾诉。他不但没有诅咒自己吹笛的行当，也没有抱怨靠救济生存的孤独，反而开始念叨起自己若没有来到世上的好处来。如